

明袁宗道 著
錢伯城 標點

白蘇齋類集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

〔明〕袁宗道 著
錢伯城 標點

白蘇齋類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白蘇齋類集/(明)袁宗道著;錢伯城標點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. 9
(中國古典文學叢書)
ISBN 978-7-5325-4713-5

I. 白... II. ①袁... ②錢... III. 古典文學-作品集-中

白蘇齋集序

高江東峽七百里然後雷瀉東注
于剡岳武黃之間猶之思瀾言泉
停滙膈臆透咽而出名成大聲雖
嘗一聲于黃之夢澤再聲于興國
之甌甌前後相去復窅窅數十年

白蘇齋類集卷之一

公安袁宗道著

弟

宏道

中道

校

古詩類

過黃河

飛蓋霽色新爽氣來青嶂行行見洪河洪河流湯湯
津吏向我言夜雨添新漲一葉凌浩渺沸波濺其上
鼓棹度中流東西迷所向雷車爭砰鉤雪屋互排盪
兒女色如土老夫神猶王自矢管公誠豈憂蔡姬蕩

前言

《白蘇齋類集》二十二卷，明袁宗道著。宗道字伯修，號石浦。生於嘉靖三十九年（一五六〇），卒於萬曆二十八年（一六〇〇），終年四十一歲。公安三袁中，伯修是長兄，一生享年不永，但科舉仕途則稱得上一帆風順。他十二歲入學，十九歲中鄉舉。萬曆十四年（一五八六）二十七歲時參加進士考試，舉會試第一，殿試二甲第一。授庶吉士，入翰林院授編修，這是所謂清華的官職。萬曆二十五年（一五九七）充東宮講官，歷春坊中允，至右庶子，終於官。倘不是早死，伯修官位升擢之隆，是可以想見的。

三袁兄弟，都是早熟的天才。二弟中郎（宏道）四歲，着一雙新鞋，舅舅龔仲敏見了戲道：「足下生雲。」中郎應聲道：「頭上頂天。」仲敏爲之駭異。三弟小修（中道）十歲就能作賦五千餘言。伯修也是如此，十歲即能作詩，二十歲即通讀先秦兩漢之書。當時盛行李攀龍、王世貞詩文，他一閱悉能熟誦，寫出文章，即肖其語。有天才，不等於有成就。但有成就，而又確有天才，也應該承認。

公安派文學的主將，毫無疑問是中郎，小修起推波助瀾作用。但首開風氣的，不能不推伯修。這不僅因爲他年長官尊（這也有一定因素），而也是因爲他率先舉起打倒王李模擬之風的旗幟，爲公安派的文

學主張播起了戰鼓。《白蘇齋類集》卷二十收有《論文》上下篇，從題目看，是一篇大文章，雖然內容不算精深，說理部分也顯得稍嫌單薄。但從當時來看，這篇文章指名道姓，毫不留情，力排當代文壇盟主李夢陽、李攀龍和王世貞這幾位大名人的復古模擬主張，態度鮮明，立場堅定，應肯定它是一篇力作，絕不輸似中郎的《敘小修詩》、《雪濤閣集序》等這些爲公安派樹聲氣、奠根基等有名篇章。譬如伯修認爲文字與語言是不能分離的，各個時代有不同的語言，因此亦有相應的不同文字，「夫時有古今，語言亦有古今。今人所詬爲奇字奧句，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？」（《論文》上）他指出《左傳》未嘗同於《尚書》，《史記》又未嘗同於《左傳》，雖然它們的時代相去未遠。「至於今日逆數前漢，不知幾千年遠矣，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，而今日乃欲兼同左、馬，不亦謬乎！」（同上）中郎的見解亦是如此，他也認爲古今語異，不能相襲。他說：「已簡安用繁，已整安用亂，已明安用晦，已流麗痛快安用聲牙之語、艱深之辭？……世道既變，文亦因之。今之不必摹古者也，亦勢也。」（《與江進之》）再譬如伯修說：「空同（李夢陽）不知，篇篇模擬，亦謂反正。後之文人，遂視爲定例，尊若令甲，凡有一語不肖古者，即大怒，罵爲野路惡道。」（《論文》上）又說：「今之文士，浮浮泛泛，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，叩其胸中，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，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，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，亦欲捫管仲紙，入此行市，連篇累牘，圖人稱揚。夫以茫昧之胸，而妄意鴻鉅之裁，自非行乞左、馬之側，募緣殘溺，盜竊遺矢，安能寫滿卷帙乎？試將諸公一編，抹去古語陳句，幾不免於曳白矣。其可愧如此，而又號於人曰引古詞，傳今事，謂之屬文。然則二典三謨，非天下至文乎？而其所引，果何代之詞乎？」（《論文》下）這與中郎所說：「蓋詩文至近代

而卑極矣，文則必欲準於秦漢，詩則必欲準於盛唐，剿襲模擬，影響步趨，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，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。曾不知文準秦漢矣，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？詩準盛唐矣，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？秦漢而學六經，豈復有秦漢之文？盛唐而學漢魏，豈復有盛唐之詩？唯夫代有升降，而法不相沿，各極其變，各窮其趣，所以可貴，原不可以優劣論也。」（《敍小修詩》）又說文壇這些人，「糞裏嚼渣，順口接屁，……記得幾個爛熟故事，便曰博識，用得幾個見成字眼，亦曰騷人。計騙杜工部，囤紮李空同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，人人戴得。以是言詩，安在而不詩哉！」（《與張幼于》）他們兄弟二人的言論，如此枹鼓相應，真可說不是不約而同，而是有約而同了。這樣說，是有根據的，根據就見於伯修的《答陶石簣》書中的一段話：

中郎極不滿近時諸公詩，亦自有見。三四年前，太函（汪道昆）新刻至燕肆，幾成滯貨。弟嘗檢一部付賈人換書。賈人笑曰：「不辭領去，奈何無買主何！」可見模擬文字正如書畫贗本，決難行世，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。

可知兄弟立論相同，正是所見相同。《論文》上下篇沒有著明寫作時間，但可以相信當在中郎立論之前。錢牧齋（謙益）說：「伯修在詞垣，當王李詞章盛行之日，獨與同館黃昭素（燠）厭薄俗學，力排假借盜竊之失。」（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）這說明他早在中郎之前，就在反對王李的「俗學」了。所謂「俗學」，就是「假借盜竊」，也就是模擬剿襲，也就是伯修自己所說：「惟戲場中人，心中本無可喜事，而欲強笑；亦無可哀事，而欲強哭。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。」（《論文》下）模擬是對立於獨創而提出的。反對模擬，即意味着提

倡獨創。我請求讀者不要小看伯修將反對模擬、主張寫真情實感（不要「強笑」「強哭」）作爲他的《論文》上下篇的主旨，因爲從另一面看，《論文》上下篇的主旨正就是提倡獨創。這在當時前後七子霸佔的文壇上，在當時「文必西漢，詩必盛唐」的文風籠罩下，就是對權威的一種挑戰，預示着一股新鮮的文學旋風將要掀起了。牧齋又說伯修：「其才或不逮二仲（指中郎、小修），而公安一派實自伯修發之。」（同上）伯修在公安派中的地位與成就，牧齋這話說得最爲明確，我要借此爲牧齋和他的《列朝詩集》說兩句讚語，歷來對牧齋和這部書的估價與重視都很不够。牧齋氣節人品固有可議，但不能因人廢言。我認爲牧齋是明代最有見識最有眼光的一位文學史家和文學評論家，他編選撰寫的《列朝詩集》及其各家小傳，既是明朝一代卓越的詩史，也是明朝一代卓越的文學評論史。他目光銳利，辨識精微，論斷確切。從他對三袁兄弟的評論，讀者就可看到他的見解的精闢。

同他兩位弟弟一樣，伯修的思想深受李卓吾（贅）的影響，二人交誼甚厚。不妨說，卓吾實是三袁兄弟亦即是公安派的精神上的導師。卓吾的對傳統的批判、出儒入佛等一系列新穎議論，對伯修兄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，啟迪了他們的思路，開拓了他們的心胸。卓吾對袁氏兄弟也極相推許，稱伯修「穩實」，中郎「英特」，「皆天下名士」。伯修所受於卓吾的教導，主要在禪學方面。他很早就在研究心性之說，嘗試以禪詮儒，探求兩家合一之旨。萬曆二十一年（一五九三），他們兄弟三人同訪卓吾於黃州龍潭，向他「問學」，所問的即是這方面的學問。對禪學的沉迷與陶醉，實質上是對儒學的不滿與背叛，企求打破傳統的桎梏，獲得心性的解脫。即使後來悟得了所謂儒佛合一之旨，這個儒已是滲染了佛的儒。反映

到文學上，要求擺脫束縛，恢復個性，反對雷同，反對模擬，這一切豈不也是爲了實現解脫與叛離嗎？《白蘇齋類集》卷十五、十六，收有伯修致卓吾書四通，書中所說，如：「忽得法語，助我精進不淺。又得讀近詩，至『白盡餘生髮，單存不老心。遠夢悲風送，秋懷落木吟』，使我婆娑起舞，泣數行下。近作妙至此乎！」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慙慙，讀翁片言隻語，輒精神百倍。豈因宿世耳根慣熟乎？「期將自今三十六年以後歲月，供養諸佛，決不以一知半解自安。或仗長者開示，有水到渠成之日，亦未可知。」卓吾七十歲壽辰，前一年伯修就籌備祝壽之舉，書中說：「翁明年正七十，學道諸友，共舉一帛爲賀。蓋翁年歲愈久，造詣轉玄，此可賀者一。在世一日，則多爲世作一日津梁，此可賀二。黎幸一笑而納之，勿孤諸公供養之心可也。」這些話可以看出二人的交誼程度，也可看出伯修受益於卓吾的是在一些什麼方面。

然而有意思的是，被認爲是「潛心道妙，自有所契，超於語言文字之表」（見小修《李溫陵傳》）的卓吾，在世事見識方面却及不上伯修。據小修《石浦先生傳》的記載，當卓吾的一部評述史事的大著《藏書》刻成的時候，伯修嘆說：「禍在是矣！」他的預言果真很快得到證實。我舉這一事例想要說明，伯修雖然服膺卓吾的參透性命之學，但對於現實社會的看法，伯修却顯得更爲圓通實際，不像卓吾那麼天真。而在現實的社會中，不論談禪論道，似乎超然物外，但歸根到柢，都是逃不開現實的制約的。伯修曾自述對當世人才的看法。那是他於萬曆十九年（一五九一）游嘉魚時與李沂的談論：

時劉（東陽）、咈（承恩）初平，倭報甚警，景魯（李沂）慷慨談兵，因訊近日人才。余曰：「人才吾不能知，第有一

切喻：仙鶴能爲臺榭點綴光景，然決不能耕田負重；貓能護衣篋，鷹隼能致野味，然不能禁其食腥噉。通此，則滿世界皆人才矣。」景魯亟賞之。（《白蘇齋類集》卷十四《嘉魚紀游》）

伯修這段議論，以及他還有針對時事的詩句「噉名多局面，謀國半噉心」（《月夜登樓偶成之二》），說明他對世事是極爲通達的，不是只解文學的書生。姚士麟曾據此說伯修若活到白樂天、蘇東坡的年紀，也將免不了他們的貶逐命運（見《白蘇齋類集序》）。小修說他：「大都量與識皆全者也，天不假以年，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略，惜哉！」（《石浦先生傳》）這對伯修才識爲人的評論大抵是不錯的。

公安三袁中，伯修的文學成就顯然遜於二位弟弟，前引錢牧齋的話已經說過。再看小修對他詩文的評論：「詩清潤和雅，文尤婉妙，然性懶不多作。」（《石浦先生傳》）這話大抵也不錯。入了翰林院，總不免有點館閣氣，伯修詩文之缺少如牧齋所說中郎那樣的「疏淪心靈，搜剔慧性，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」（《列朝詩集·袁宏道傳》）的功力，也是很自然的。雖然如此，伯修仍有其本色所在。如果說，中郎的特色是清新，有如夏日清晨的露珠，小修的特色是奇詭，有如秋日藍空的白雲，那麼，伯修的特色是溫雅，有如春日拂面的輕風，同時有一種雍容和平的氣度。而求新創新，不襲陳言，不落舊套，又是他們共同追求的目標。姚士麟評伯修詩文，就着眼一個「新」字，稱之「情情新來，筆筆新赴」，「提人新情，換人新眼」。這是他爲《白蘇齋類集》寫序的話。給人寫序免不了有溢美之詞，但也不能隨便亂說。

伯修愛慕白居易、蘇軾，故以「白蘇」名齋。中郎說：「伯修酷愛白、蘇二公，而嗜長公尤甚。每下直

輒焚香靜坐，命小奴伸紙，書二公閑適詩，或小文，或詩餘一二幅，倦則手一編而卧，皆山林會心語，近懶近放者也。《識伯修遺墨後》。《白蘇齋集》於伯修在世時已有刻印，見於伯修自述：「中郎見弟近作，謬相稱許，強以災梨。」《答陶石簣》。伯修逝世後，書坊又續有刻印，萬曆四十四年（一六一六）小修會試中式那年，曾在北京見到《據游居柿錄》。現在所據以標點排印的本子，前有姚士麟序，每卷題下均有「弟宏道、中道參校」字樣。士麟與胡震亨同學，一生不遇，但享年甚長，崇禎間尚在，晚年常訪牧齋作長夜之談，已九十多歲。中郎、小修都沒有談到請士麟爲《白蘇齋集》作序的事，這個本子可能是天啟、崇禎年間書坊所刻。另據小修記述，伯修有小詞樂府與傳奇二種，「置之笥中，爲鼠子嚼壞，竟不存於世」《石浦先生傳》。本來作品就不多，又遭此損失，從後人來看，無論如何也是可惋惜的。

錢伯城

一九八六年五月，於上海。

白蘇齋類集版本說明

一、袁宗道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，今據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劉氏嘉業堂藏書（台灣偉文圖書公司影印）標點。上海圖書館亦有同一藏本。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皆著錄袁宗道白蘇齋類稿二十四卷，未見。二書所載袁氏兄弟著作書名、卷數與今見傳本多有不符，故未可依據。此二十二卷本應爲袁宗道詩文最早最完全之刻本。

二、此本每卷前列有「弟宏道、中道參校」字樣。按宗道卒於萬曆二十八年（一六〇〇），宏道後十年卒（萬曆三十八年，一六一〇），若此本確爲宏道在世時曾經參校，則當刊刻於此十年之內。然明代萬曆朝起，書賈託名刻書之風極盛，疑此「參校」之名亦屬此類。據袁中道遊居柿錄卷十一載萬曆四十四年（一六一六）於北京應進士試，記正月某日「於書肆得伯修白蘇齋善本，細看之，亦自清新道媚，可傳也。獨所作詩餘及雜戲數齣，無一字存於世者，可爲浩嘆」。所見當即此本，因此本正爲楷書體，字跡秀媚，合於「清新道媚」之稱。又此本正無詩餘及雜戲，若爲宏道、中道所編校，不應遺落，致發浩嘆。據此可推定此本乃萬曆四十二年（一六一四）或四十三年（一六一五）左右之刻本。

三、本書不作校勘。三袁先生集中有玉璫集一卷，係類集選本，字句間有異同，清光緒間有重刊。白蘇齋類集十八卷，係刪去後四卷說書、雜說，字句亦間有出入。皆無校勘價值，故不據校。

一九八四年九月，錢伯城識於上海。

白蘇齋類集序

高江東峽七百里，然後雷瀉東注於荆、岳、武、黃之間，猶之思瀾言泉，停匯隔臆，透咽而出，必成大聲。雖嘗一聲於黃之夢澤，再聲於興國之甌甄，前後相去，復寥寂數十年，於是蓄極聚聲於公安之袁氏昆季。而太史公既以明經大魁天下，更自別啓靈竇，別主氣格，與中郎、小修獨唱互賡，陡闢門戶於趁舌應聲世界。蓋不必以詞翰整名理，不必以名理礙性宗，又不必以詞翰宗理規規上合乎秦、漢、唐、宋，而惟畢運我真，用詣萬情。情契真，真生新，祇見情情新來，筆筆新赴。亦不自知其筆之快於言，言之快於情。而爲詞翰，爲名理，爲性宗，種種頭頭，提人新情，換人新眼，稱有明自闢大家也。觀此則太史見地，已足自雄，奈何前借白、蘇，標其齋集？豈非以白、蘇兩公其心忠，其學禪，其人達，其官皆曾翰林；而白無兒，蘇躁吻，俱足以況邪！但香山、東坡，年各四十四，始承司馬、團練之謫，而太史即直賜矢口，品地自嚴，方官侍從，名位日上，忽焉隕落，年僅四十有二，竟免兩公風波地面。然

讀其仙鶴臺榭，鷹隼腥羶，及「噉名多局面，謀國半噉心」句，使得年到白、蘇，則湓江、赤壁，亦應保有此處，此太史生平可得同於白、蘇者乎！若曰韻言近白，大篇類蘇，又非被人涎沫，自闢門戶之意。故讀之者，第當呼之曰白蘇齋，不當以白、蘇詩文看作白蘇齋集可也。

海鹽姚士麟叔祥敘。

白蘇齋類集目錄

前言	錢伯城	一	白燕篇爲元馭閣老賦	三
白蘇齋類集版本說明	錢伯城	一	顧仲方畫山水歌二首	四
白蘇齋類集序	姚士麟	一	寒食有感	五
卷之一 古詩類			詠懷效白	五
過黃河		一	壽亭舅贈我宜興瓶茶具酒具，一時精美，	六
訪陳晦伯先生，晦伯留飲齋中有述		一	喜而作歌	六
題瘦馬卷		二	書讀書樂後	七
送吳尚之太史謁告歸桐城		二	詠懷	七
題柏溪沈先生墨竹		二	暮春鄒生邀黃思立諸公游高梁橋即事	八
題司選君寒玉軒卷		三	曹元和邀飲靈慧寺同諸公賦	八
			送劉都諫謫遼陽	八